



荐阅书单



《岁月的颗粒》

《岁月的颗粒》是作家梁鸿鹰的全新散文集。作者落笔记忆的深处,俯拾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深幽清澈的秘境。从《遥远的奶妈和她的孩子们》《母亲与我的十二年》《夏季的爱与欲》,到《哦,那一年的高考与假日》《执子之手》《盈盈尺素》……可感知作者溯生命生活之河而上,寻心灵情感的写作之径。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

该书围绕童年和故乡展开叙述,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互交织,个人生活也与时代表展紧密共生,因此,从个人叙述出发,抵达的却是鲜活的中国当代人的生活状态和生命情状。文集采用了多人称、多视角、多文体的方法论尝试。



作者:梁鸿鹰
版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时间:2021年3月



《历史的概念向量》

《历史的概念向量》是方维规教授关于概念史的文集,是《什么是概念史》的配套文本。当今研究知识形态和知识变化,概念史已经不可或缺;同样确定无疑的是,单凭概念史亦无法让知识的历史动力一览无遗。本书取名《历史的概念向量》,意在昭示概念的认识论之维和可能潜力,这也是借用数学名词“向量”的缘故;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也能在隐喻的意义上表示概念的视域、走向及其变化。概念的这种动态特性和能量,亦可用物理学中的“向量”(“矢量”)来形容:力、位移、速度、加速度,让人看到概念对于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或经验世界的加速发展和时代化,也是语言加速变迁的时期。此外还有概念对历史经验的阐释力,以及表现事实、改变事实的能量。



作者:方维规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时间:2021年2月



《那些我生命中的飞羽》

从一位喜爱鸟类的懵懂少年,成长为专业救助鸟类的一线鸟类救助人员,作者鸟窝里的猫妖已救助过数万只鸟类,和各种鸟类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者在本书中以自身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了自己如何与鸟类一步步地结下不解之缘,每篇文章都以一个物种为主线,介绍了一些鸟类的基础知识以及作者与其有趣的经历,介绍了自己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地成长。另外本书还是一本关于不同鸟类救助方法的工具书,作者在每一篇中都以自己的救助经历为例介绍了一些针对性的救助方法。作者的行文生动有趣,在保证科学性和趣味性的基础,同时又让文字充满了人情味,是一部难得的本土原创自然科普类书籍。(杨道 辑)



作者:鸟窝里的猫妖
版本:商务印书馆
时间:2021年3月

《风过溪野》:
岁月深处的蜿蜒溪流

文\本刊特约撰稿 张喆

在同一个颁奖群里,“偶遇”作家傅菲。他是个很享受孤独的人,既不在群里讲话,也不私聊。因为喜欢看他的文字,所以闲暇时我会看看他的朋友圈,翻翻他发表的每一篇散文。

后来,我不满足于读他的散文单篇,便开始购买他的散文集来读。前两年读过《故物永生》《河边生起炊烟》《深山已晚》,最近在读他的《风过溪野》。一如既往,这本散文像一缕春风,像婴儿伸出一只柔软的小手,安抚着日常的忙碌与焦灼,读着读着就沉浸其中。

傅菲最初写诗歌,于二十世纪初迅速崛起成为一名散文家,出版过多部散文集。他是一名自然的圣徒,爱护自然热心环保。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深入并回归乡间与自然,主要写乡土文学与自然文学。读他的文章你就像亲临自然之中,耳边能听到风雨鸟鸣之声,眼前能看见花开花落……说真的,我感觉他的文字就像受过上帝眷顾一般,像一只只精灵,让人爱不释手,特别在比喻上新颖有趣。在《风过溪野》的《夏日星空》这一篇章里,他写道:整个盆地是一个空空的野庙,苍穹是蓝色的屋顶,灵山是石砌的颓垣,田畈是庙殿,初升的月亮是挂在檐角的一顶斗笠,北部峡谷割出的天空是窗户……说实话,我常常对他这类的想象与比喻,感觉神奇,这是怎样的脑洞大开,能把盆地想成一个空空的野庙,月亮还成了一顶斗笠?像这样优美熨帖的比喻,在他的文章中数不胜数,让人恨不得一口气读下去。

一页页翻着他的散文,如同面临蜿蜒溪流,耳膜里是那丝丝缕缕的窸窣窣窣声,坐在岁月的深处,总能温热人的一些情怀,令人忍不住感慨他的妙笔生花。

看他的书多了,对唯美的自然界自然是心生神往,也幻想着遇上狐狸野兔锦鸡什么的。趁着周末有时间,和三五好友,也会去登山探险,去往原野,深入大自然。徜徉在花鸟虫鸣中,体会四季的荣荣枯枯,看花开花落,然而不管再怎么去体会,却做不到傅菲老师那样的认真与执着。他的认真,在《风过溪野》后记《最美好的旅行》中提到过:只要在郑坊,我在野外的时间,每天都是在五小时以上。天啦,无论是暴雨、大雪,还是烈日炎炎,他都坚持前往行走观察。试问,有谁能有这样的坚持?每天有五小时以上都泡在野外,这样能坚持观察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难怪能写出这么好的散文。为观察黑水鸡家族,在饶北河上游河滩,他至少走了三百次,有时一日抵达三回。一个用心、用生命去记录、去丈量文学作品的人,自然能取得骄人的成绩,正所谓天道酬勤。这些年,他的作品常见于《人民文学》《散文》《山花》《湖南文学》《黄河文学》《散文选刊》《天涯》等刊物,入选过近200种各类选本。

对家乡的自然环境烂熟于心,哪里有花,哪里有鸟,哪里有猴子,哪里有野猪,他都了如指掌。他爱自然,尊重动物并了解它们起跳和飞跃的叫声。在第七篇章《鹊鸟情歌》里,他开篇写道:“山谷传来‘咕哇哇,咕哇哇,咕哇哇’的鸣声,清亮、干脆、悠扬,如牧童轻轻地撩拨手鼓,指尖不经意地击奏,鼓皮颤动,发出一阵阵鼓鸣。”他用这样优美的文字描写鸟叫,这倒也罢了,可他并没有就此收笔,转而在下一段又写道:“鸟声不像是从发声器发出来的,而是上下两片喙在磕碰,如快板翻打。”——这样传神的比喻。只有对自然观察无比仔细的人,才能写得

《好一个北京》:

铺陈老北京的人间烟火

文\本刊特约撰稿 邓勤

老舍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老北京多而集中的作家。他在《想北平》中写道:“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北京之所以让老舍念念不忘,除了这里是老舍的出生地之外,还在于北京是大都市,却保住了乡野的幽静,让人和大自然保持着亲近。另外,在北京,即使“你我这样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仍然可以尽情享受它的美。所以老舍花费了大量笔墨,去写北京的物产,写北京平民的日常生活。

老舍对北京非常熟悉,他曾说道,“我生在北京,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老北京就是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对于家乡,作家们往往倾注大量的笔墨去描绘那里的一切,久而久之,这块地域就成了作家们的文学领地,这就像绍兴之于鲁迅一样。热爱北京的作家当然不止老舍一人,譬如陈建功、梁衡、肖复兴等作家,也留下了大量关于北京的文字,让我

们体会到这座古老城市的生命力。北京的底色不只有恢弘和繁华,还有胡同里的生活和浓厚的历史记忆。作家杨晓升最近主编的《好一个北京》分为“食”“城”“游”等七部分,集结了陈建功、肖复兴等26位老中青三代文艺名家讲述的老北京生活日常,在他们意味深长的记述中,那些发生在老北京的京华烟云、南城旧事、胡同景观、侃爷爷款爷、炒肝灌肠豆汁儿……无一不尽显出京腔京韵京味儿,呈现了一幅幅有声有色的老北京生活图景,展现出时代变迁下北京这座城的风云变幻。

翻开一本书,走近一座城。本书所选的作品笔触细腻,情感真挚,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文学的美感,更有情感的升华,情真意切,充满温度和人情味儿。以陈建功的作品《北京滋味》为例,作者谈到地道的北京滋味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些与时令节气、民俗习惯相关的吃食,会随时代变迁而更改,却不会完全颠覆或消失。这不仅关乎人们的味觉记忆,更关乎民俗的传统与传承。

作者认为,北京滋味在庙堂之高,也在胡同之深;在官宦之显,也在平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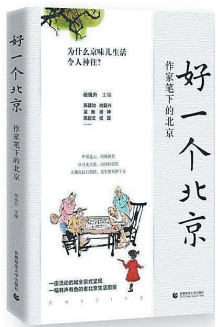
《风过溪野》
作者:傅菲
版本:百花文艺出版社
时间:2021年7月

来如此深情的文字。他躲在草丛中,躲在树后,用眼睛用手机用望远镜,观察各类的鸟,不管是鸭科、画眉科、莺科、鹁科、鸲科、山雀科等,他都分得一清二楚,并知道它们的细微差别。时间久了,他听声音就知道是什么鸟儿,为了见一见难以看到的红嘴蓝鹊,了解它们的习性,他可以观察它们数月,如何捕食如何筑巢如何斗蛇……一个作家,对鸟类的习性、生活了解得如此详细透彻,颇有些像鸟类专家,而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作家。

曾看过诗人胡弦说的一段话:自然既陈旧,又有生生不已的新鲜,但只有在被注视时,它才是当下的,才会呈现其岌岌可危的属性,并构成情感中那令人瞩目的内在景观;自然,会把自己安置在无数时间中,它表面的属性和深存内部的激越,构成了强大张力。写作者要在这张力中生存,并以此摸索自己内心的未知领域。

读到这段话时,我脑海里当时就想到傅菲的自然文学。他为了摸索到自己未知的内心领域,总是走向更深更远更大张力的世界,从而抵达并熟悉起来,然后以最美好恰当的语言文字呈现在众生面前,让世人品尝到不一样的精神食粮。

《风过溪野》收录28篇,全书约13.7万字。你能在书中看到星辰大海,看到蓝天白云,看到许许多多的动植物系列,并走进你平时无法亲近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让你变得平静安宁,让你感觉到岁月静好,生活从容。[图]



《好一个北京》
编者:杨晓升
版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2022年3月

乐;在历史的积淀,也在当下的开拓。让陈建功引以骄傲的北京滋味,大致包括月盛斋的酱羊肉和烧羊肉,它寒酸的外表下面,呈现着对两百年传统的固守和悲壮。北京烤鸭分为以全聚德为代表的挂炉烤鸭和以便宣坊为代表的焖炉烤鸭。要想真正品尝到烤鸭的味道,必须采取朴实的吃法,即坚持只要烤鸭和鸭架汤,否则就会喧宾夺主,影响味觉。

除了这些地道的美食,正如作家朱仲祥在《住在北京四合院》所言,要想了解北京的胡同文化等人文历史,需要在四合院住下来。以西总布胡同为例,胡同里的院墙、瓦楞和街道都是灰色的,而四合院院门或日渐老去油漆斑驳,或被重新油漆得鲜红耀眼,但多半的院门、台阶、照壁,依旧是昨天的样子。它们连同院落里的那些沧桑古老的杨树槐树和地道的北京人,支撑着北京古老而年轻的天空。[图]